

民國文存

93

古代詩詞研究三種

胡樸安 賀楊靈 徐珂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存

93

古代詩詞研究三種

胡樸安 賀楊靈 徐珂

知識產權出版社

本書由《詩經學》《古詩十九首研究》《清代詞學概論》三種書拼合而成。《詩經學》從學術史的角度來分析和論述《詩經》，從《詩經》本身的問題、《詩經》發展史以及各種研究《詩經》的方法這三個方面來展開，對於《詩經》進行了一次系統性的總結。《古詩十九首研究》從作者、時代、以及藝術性等方面對《古詩十九首》展開討論，對其中的篇章進行詳細解讀。《清代詞學概論》從派別、選本、評語、詞譜、詞韻、詞話等方面對清代詞進行研究，語言精練，觀點深刻。

本書適合古典文學領域的研究者和普通愛好者閱讀與參考。

責任編輯：文 茜

責任校對：董志英

文字編輯：吳傑華 張 娟

責任出版：劉譯文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古代詩詞研究三種/賀楊靈，徐珂，胡樸安．—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11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1773-2

I. ①古… II. ①賀…②徐…③胡… III. ①古典詩歌—詩歌研究—中國

IV. ①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307256 號

古代詩詞研究三種

Gudai Shici Yanjiu Sanzhong

胡樸安 賀楊靈 徐珂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2

印 刷：保定市市畫美凱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字 數：210 千字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wenqian@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16.5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56.00 元

ISBN 978-7-5130-1773-2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民國文存

(第一輯)

編輯委員會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 方 劉 勇 譚桂林 李小龍
鄧如冰 金立江 許 江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王育成 秦永洲 張 弘 李雲泉 李揚帆 姜守誠
吳 密 蔣清宏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 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罹於戰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

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目 錄

詩經學	1
緒論	2
命名	4
原始	7
作詩、采詩、刪詩	10
大序、小序	14
六義	26
四始	34
詩樂	40
詩譜	47
三家詩	55
讀詩法	61
春秋時之賦詩及羣籍之引詩	65
兩漢詩經學	70
三國南北朝隋唐詩經學	74
宋元明詩經學	77
清代詩經學	81

《詩經》之文字學	85
《詩經》之文章學	96
《詩經》之禮教學	105
《詩經》之史地學	113
《詩經》之博物學	122
研究詩經學之書目	124
 《古詩十九首》研究	131
原序	132
三版感言	135
一、《古詩十九首》之作者問題	137
二、《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攷	140
(一)《行行重行行》篇	141
(二)《青青陵上柏》篇	142
(三)《迴車駕言邁》篇	143
(四)《明月皎夜光》篇	143
(五)《驅車上東門》篇	145
(六)《去者日以疎》篇	146
(七)《生年不滿百》篇	147
(八)《青青河畔艸》篇	148
(九)《西北有高樓》篇	148
(十)《冉冉孤生竹》篇	150
(十一)《迢迢牽牛星》篇	150
(十二)《孟冬寒氣至》篇	151
(十三)《客從遠方來》篇	152

三、《古詩十九首》之藝術上的鑒賞	154
(一)《行行重行行》篇	155
(二)《青青河畔草》篇	156
(三)《今日良宴會》篇	157
(四)《西北有高樓》篇	157
(五)《明月皎夜光》篇	158
(六)《冉冉孤生竹》篇	159
(七)《迢迢牽牛星》篇	160
(八)《東城高且長》篇	160
(九)《生年不滿百》篇	161
(十)《凜凜歲云暮》篇	162
(十一)《孟冬寒氣至》篇	168
(十二)《客從遠方來》篇	169
(十三)《迴車駕言邁》篇	169
(十四)《驅車上東門》篇	169
(十五)《去者日以疎》篇	171
(十六)《庭中有奇樹》篇	171
(十七)《涉江采芙蓉》篇	171
(十八)《明月何皎皎》篇	171
(十九)《青青陵上柏》篇	172
四、《古詩十九首》與各家之擬作	173
(一)《擬行行重行行》篇	174
(二)《擬今日良宴會》篇	175
(三)《擬迢迢牽牛星》篇	175
(四)《擬青青陵上柏》篇	176

(五)《擬西北有高樓》篇	177
(六)《擬東城高且長》篇	177
(七)《擬涉江采芙蓉》篇	178
(八)《擬青青河畔草》篇	178
(九)《擬明月何皎皎》篇	179
(十)《擬蘭若生春陽》篇	179
(十一)《擬庭中有奇樹》篇	179
(十二)《擬明月皎夜光》篇	179
(十三)《駕言出北闕》篇	180
(十四)《遨遊出西城》篇 (即《迴車駕言邁》之擬作) ...	180
五、《古詩十九首》之校勘記	185
清代詞學概論	187
序	188
第一章 總 論	189
第二章 派 別	191
(一) 浙 派	191
(二) 常州派	193
第三章 選 本	198
第四章 評 語	203
第五章 詞 譜	236
第六章 詞 韻	238
第七章 詞 話	240
編后記	243

詩經學

胡樸安 著

緒論

“詩經學”一名詞，在學術上不能成立。蓋學術上祇有詩學，屬於文章學類之範圍，而無所謂詩經學。《詩經》一書，溯其原始，祇是文章。但經歷代學者之研究，《詩經》之範圍，日愈擴大。如陸璣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等，則為《詩經》博物學；王應麟之《詩地理考》等，則為《詩經》史地學；顧炎武之《詩本音》、段玉裁之《詩經小學》等，則為《詩經》文字學；包世榮之《毛詩禮徵》等，則為《詩經》禮教學。《詩經》既包有各類之學術，已非詩之一字所能該。況吾人研究《詩經》之目的，不僅在於文章一方面，而歷代研究《詩經》者，亦皆不由文章一方面發展。所以詩經學一名詞，實嫌籠統，而無成立之價值。然則茲編仍名《詩經學》何也？不得已而名之也。中國學術分類，為編者所剗。當茲學術改革之際，新者尚未成立，則舊者自不能遽廢，故仍以“詩經學”名之：一方面為舊者之結束，一方面為新者之引導也。

何謂詩經學？詩經學者，關於《詩經》之本身，及歷代治《詩經》者之派別，並據各家之著作，研究其分類，而成一有統系之學也。本此意義，分為三段說明之：

（一）詩經學者，學也。學也者，以廣博之徵引、詳慎之思審、明確之辨別，然後下的當之判斷也。所以詩經學者，非《詩經》也。

《詩經》者，古書之一種。詩經學者，所以研究此古書者也。凡關於《詩經》之種種問題，以徵引、思審、辨別、判斷之法行之。判斷之的當與否，視其辨別；辨別之明確與否，視其思審；思審之詳慎與否，視其徵引。故學也者，以廣博之徵引始，經過詳慎之思審、明確之辨別，以求得的當之判斷為事也。

（二）詩經學者，關於《詩經》一切之學也。《詩經》之本身，僅三百篇而止。《詩經》一切之學，即歷代治《詩經》者之著作是也。《詩經》之本身，除文章學外，無他學術上之價值。《詩經》一切之學，授受異而派別立，派別立而思想歧。思想之影響於時代，社會道德之變遷，國家政治之因革，皆有關係焉。所以詩經學，一為研究《詩經》時代之思想，一為研究治《詩經》者各時代之思想，而並求其思想變遷之迹。

（三）詩經學者，關於《詩經》一切之學，按學術之分類，而求其有統系之學也。學術之分類，當於學術上有獨立之價值。《詩經》一切之學，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禮教、博物而渾同之，必使各各獨立，然後一類之學術，自成一類之統系。詩經學者，依《詩經》一切之學，分歸各類，使有統系之可循。所以詩經學，一為整理《詩經》之方法，一為整理一切國學之方法。

詩經學之意義，既已說明如上，則吾人研究詩經學者，當本此意義，以為實行研究之地。而其研究之方法，可分四項，次第行之：

- （一）搜集材料：搜集關於《詩經》一切學之著作；
- （二）分別精粗：將所搜集之材料，分別精粗而棄取之；
- （三）辨析門類：將所取之材料，辨析屬於國學之何類；
- （四）依類編纂：將辨析已明者，歸依各類，並貫穿之。

四種方法，不僅為研究詩經學者所當用。而研究詩經學，本此方法，自能達到詩經學所述意義之目的也。

命名

何謂詩？詩者，人心之志，以言發之，而有字句與聲音之節奏也。此定義可以文字學證之：

《說文》：“詩，志也。從言、寺聲，古文作誼，从言，之聲。”

《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說文》：“寺，廷也，有法度也。”

《說文》訓詩為志，指藏於心者而言。《釋名》訓詩為之，指發於外者而言。篆文詩從寺聲，此詩之所以必有節奏也。古文誼從之聲，此詩之所以表示意志也。古者，詩與歌不分：《虞書》，“詩言志，歌永言”，是藏於心者為志，發於言者為詩，詠其聲者為歌。志藏於內，而不可見；詩歌發於外，所以表示藏內之志。析言之，詩者，發表意志者也；歌者，歌詠聲音者也。詩屬意志方面，歌屬聲音方面。合言之，詩之實質即意志，詩之形式即聲音。古人之詩，未有無意志者，亦未有不協聲音者，所以古人之詩，無不可歌。歌即歌其發表意志之詩，非詩之外別有所謂歌也。詩歌既為一事，所以詩有必要之條件三：

（一）意志：喜、怒、哀、樂之情。

（二）文字：草、木、鳥、獸、魚、蟲，以及一切之事。

（三）節奏：字句之組合，聲音之調和。

合此三事，始謂之詩。詩之所以可歌者，全在節奏。有意志、有文字而無節奏者，可稱為文章；有意志、有文字、有節奏者，始可稱為文章中之詩。詩从寺得聲，而聲亦兼義。寺訓法度，法度即節奏之謂。節奏者，篇有定章，章有定句，句有定字，意志之外，又有聲音之組合也。詩之字句，《孔疏》言之甚詳，茲記於下。

《孔疏》云：“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其三字若：‘綏萬邦，屢豐年’之類是也。四字者則：‘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是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是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是也。（按今本《毛詩》，無者字及之臣二字，或孔氏所見本與今異。今本《毛詩》六字一句者：“嘉賓式燕又思，嘉賓式燕以敖”，皆六字句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是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之類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也。”

孔氏所舉，有三字至八字之無定。然協之金石，皆可以歌，長短雖異，節奏必諧也。《文心雕龍》云：“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四言者，詩之正體；三言至八言者，詩之變體。”無論正變，以有節奏為必要之條件。詩之於言，亦猶音之於聲。《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從言含一。”一者，節奏也。詩之從寺，與音之含一同。聲之無節奏者，謂之聲，不謂之音。言之無節奏者，謂之言，不謂之詩。詩之命名，不能離節奏而言。不過未有節奏之先，當有意志耳。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為詩，在樂為歌，其本一也。”此語亦頗明析。由此觀之，詩由意志而發，無意志則不能成詩，所以後人摹仿之詩，雖有詩之形式，而無詩之實質，非詩也。詩以節奏而成，

無節奏則不足為詩，所以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雖有詩之實質，而無詩之形式，亦非詩也。必由意志而見諸文字，由文字而比成節奏，始合詩之實，而亦符詩之名矣。

原始

詩之原始，起於何時？欲斷論此問題，不能以《詩經》為根據。因《詩經》中最古之詩，為《商頌》五篇。商代以前，已經有詩，詩之原始，必不起於商代也，當於《詩經》以前之書中求之。《虞書》中之《賡歌》、《夏書》中《五子之歌》，其詞句與《詩經》中之詩，大致相同，當是詩之權輿。但是《賡歌》與《五子之歌》，是否即詩之原始，亦不可定。蓋唐虞以前，或有詩，或無詩，不能斷言也。關於此問題，極難解決，雖鄭玄亦不能有的確之斷論。茲記鄭氏《詩譜序》一段於下。

《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鄭氏此論，亦疑唐虞以前，已經有詩。但是無有載籍，可以考證。惟《虞書》中有“詩言志”一語，遂以詩放於虞。此種斷論，固出於謹慎之心，然究不能徵事之實在。有人主張詩與樂同起，《禮記·明堂位》云：“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又云：“女媧之笙簧。”《古史考》云：“伏羲作瑟。”是唐虞以前，已有樂矣。歌與樂相比，樂者，絲竹之聲；歌者，人聲。有樂即當有歌。譜於樂者謂之歌，誦於口者謂之詩，有歌即當有詩。以樂之發生，推論詩